

# 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 认知演进及政策趋向<sup>[1]</sup>

张颖 于鑫洋

【内容提要】鉴于中国国际影响力和作用的日益上升以及获取国际资源以促进自身发展、提升主动性和施动性等各种因素，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已逐渐认识到台湾地区不再是其重要贸易伙伴和发展依靠，它们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也更趋理智和务实。虽然台湾当局为维持和扩大其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企图通过主观建构民族与文化的联系、提供经济援助等手段继续影响一些太平洋岛国政府决策，并试图塑造这些国家的民众对台湾当局的“正面认知”，同时，美国也在不断加大干涉太平洋岛国涉华事务的力度，但都无法改变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将与中国建交和维持良好关系作为重要选项并站到历史正确一方的政策趋向。

【关键词】太平洋岛国 台湾问题 一个中国 中美关系 认知

【作者简介】张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于鑫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1-0084-25

---

[1]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大变局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AZD10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 引言

一个中国原则是 1971 年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所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台独”分裂是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而外部势力干涉是中国推进统一进程的突出障碍。

2024 年 1 月 15 日，瑙鲁政府在“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到 2 天后即宣布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1 月 24 日，中瑙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又一个太平洋岛国<sup>[1]</sup>顺应时代潮流做出的正确选择，更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日益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对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维持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顽固推行“台独”路线的又一重大打击。

现在，台湾当局仅剩的 12 个所谓“邦交国”<sup>[2]</sup>中还有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图瓦卢 3 个太平洋岛国，而 2019 年之前，与台有“邦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一度有 6 个，占拥有联合国会员国资格的 12 个太平洋岛国的一半。台湾当局维持和加强与太平洋岛国互动的主要驱动力，是利用这些国家小、偏、穷的国情及其国内某些政治势力的投机渔利心态，企图通过拉拢收买这些国家承认台湾当局，追求其所谓的“政权合法性”<sup>[3]</sup>，搞“两个中国”

[1] 太平洋岛国是指分布在大洋洲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 14 个具有独立主权地位的岛屿国家，包括斐济、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库克群岛、汤加、纽埃、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帕劳、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瑙鲁，其中除库克群岛和纽埃外的 12 个国家拥有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2] 截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台湾当局所谓“邦交国”包括：帕劳、马绍尔群岛、图瓦卢、斯威士兰、梵蒂冈、伯利兹、危地马拉、海地、巴拉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共计 12 个国家。

[3] Young Chul Cho and Mun Suk Ahn, “Taiwan'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Suggestive No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2, No.1, 2017, pp.79-90.

或“一中一台”。

近年来，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日益加大在亚太的投入，在地区大搞针对中国的阵营对抗，对太平洋岛国的“热情”骤然上升，渗透影响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背后的主要动因就是，自2019年以来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等国相继与台湾当局“断交”，引发了美西方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上升以及能否构筑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战略焦虑。<sup>[1]</sup>2022年9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史上首份官方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关系战略》(Pacific Partnership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报告，污指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对区域和平、繁荣和安全构成风险，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sup>[2]</sup>另外，太平洋岛国分布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构筑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岛链”之间，可摄控大片水域和重要航道，其地理位置对于保持美军的有限前沿部署、打造多层式网络化遏华盟伴体系极为重要。<sup>[3]</sup>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作用的提升，同中国的务实合作已成为太平洋岛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目前太平洋岛国因基础设施不足、产业发展薄弱、自力更生能力有限及普遍的经济停滞，能否从中国等全球治理领域重要贡献方获得助力和发展机遇，以发展经济民生、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和人道危机，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人权等重要领域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促使太平洋岛国与中国的交往日益紧密，务实合作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总之，多层次剖析影响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认知的关键因素，

---

[1] Graeme Smith, Terence Wesley-Smith,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NU Press, 2021, pp. 319-348.

[2] The White House, "Pacific Partnership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9/Pacific-Partnership-Strategy.pdf>.

[3] 苏晓晖：《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5期，第15—17页。

深入探索这些认知的新特征及其背后深层的战略意图，有助于预判太平洋岛国未来对华涉台政策的总体趋向。

## 一、影响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认知的多重因素

行为体的观念和身份是在自我和他者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自我和他者在不断的互动中界定对方的身份。<sup>[1]</sup>这也体现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其中，规范与观念是弱小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施动性的重要工具。<sup>[2]</sup>太平洋岛国在国家独立和发展进程中，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既表现出一定的被动特征（即：与原殖民宗主国存在依附关系，在经济结构和能力、对外关系方面显示出一定的“脆弱性”），又不乏自主性能动性。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演进，既反映了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适应性反应，又体现了对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因素的综合权衡。总的看，其认知基础可分为体系影响、各自国家态度和台湾的渗透影响三个层次。

（一）从体系层面上看，南太平洋地区秩序曾经的主导角色的消极观念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顺应现实发展和治理需求的价值规范，对太平洋岛国对华涉台认知演进有着独特的影响

首先，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使得太平洋岛国在处理内政外交时，不可避免要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二战期间，太平洋岛屿地区是美国对日本作战的重要战场。冷战伊始，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先是通过向联合国要求托管，获得了对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主要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瑙鲁岛、吉尔伯特群岛等，

---

[1]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9—327 页。

[2] [加拿大]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姚远、叶晓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9 页。

涵盖现在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帕劳以及美国海外领地关岛等地域)的控制权,后通过1951年9月的《澳新美同盟条约》和“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确立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合作控制太平洋岛屿(岛国)地区的格局<sup>[1]</sup>,从而使美国在南太平洋及其邻近地区构筑了一套复杂且持久的战略影响体系,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20世纪40和50年代,马绍尔群岛甚至一度成为美国的重要核试验场。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通过签署《自由联系条约》(Compacts of Free Association)等协议,在马绍尔群岛(1986年独立)、帕劳(1994年独立)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1986年独立)获得了排他性军事准入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优势,有助于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优先,增强其实施“战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sup>[2]</sup>的能力,并深化其与太平洋岛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sup>[3]</sup>美国也是一些太平洋岛国的主要经济伙伴,在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等方面对这些岛国影响较大。美国还借助语言、教育体系、媒体和流行文化等渠道,对太平洋岛国的本土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施加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渗透侵蚀了太平洋岛国的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sup>[4]</sup>

[1] 田肖红:《地缘竞逐:美国对太平洋岛屿地区政策的出发点》,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4期,第14—15页。

[2] “战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是具有地缘性和防御性特征的安全概念,首先被澳大利亚防卫部门所采用。相比于“Denial Strategy”或“Strategy of Denial”,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以遏制中国在“第一岛链”军事力量快速增长的战略思想,“战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作为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和行动特征用于本文则更为准确。参见R.A.Herr,“Regionalism, Strategic Denial and South Pacific Security,”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21, No.4, 2008, pp.170-172; Keith Suter, “Australia’s Defence Debate: The Dibb Report,” *The RUSI Journal*, Vol.132, No.4, 1987, pp.55-62; 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64—84页;陈曦、葛腾飞:《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第81—106页。

[3]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Act of 1985,” January 14, 1986, <https://www.doi.gov/oia/about/compact>.

[4] Joanna Siekiera,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outh Pacific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 Maintaining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by Providing Security to Microstates?” *Journal of Oriental Scientific Research*, Vol.12, No.1, 2020, pp.122-138.

由于美西方曾深度参与规划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版图，太平洋岛国对华涉台认知势必会受美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长期在南太平洋推行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并将台湾视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哨”，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台湾当局，这种观念也会传递给太平洋岛屿（岛国）。另一方面，独立后的太平洋岛国虽开始寻求自主的对外政策，但它们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前殖民宗主国的干预，包括外交施压和经济援助、教育交流、文化渗透等直接或间接方式的影响。

其次，在体系层面影响太平洋岛国对华涉台政策取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南太平洋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初，太平洋岛屿（岛国）事务一直由西方殖民大国主导。随着独立进程的发展，斐济、汤加等5个岛国为了争取政治和经济权益，开始寻求区域合作，并于1971年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成立了南太平洋论坛（The South Pacific Forum），标志着由区域国家主导该地区事务时代的到来。2000年南太平洋论坛正式更名为太平洋岛国论坛（The Pacific Island Forum），成员包括所有14个太平洋岛国在内的18个实体，现有中国、美国、欧盟等21个对话伙伴。该论坛已成为最能够代表太平洋岛国（岛屿）利益的区域多边组织，在促进岛国政治、经济协作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南太平洋区域合作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因在于，太平洋岛国国土面积小、人口少、政治经济实力弱小，国与国相距远，且地处太平洋的边缘地带，都面临海平面上升等十分严峻的气候环境威胁。小岛国只有联合起来“抱团取暖”，才能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加速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太平洋岛国也开始寻找新的立足点，通过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重点针对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气候变化等岛国重大关切，加强对外沟通合作，以获取更多国际关注和资源，促进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区域多边机制成为太平洋岛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主要平台。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太平洋岛国展示了一种既利于与外部互动又致力于增强内部凝聚力的策略，提升了岛国群

体在可持续发展、气候治理等全球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太平洋岛国同中国交往，除双边渠道外，很多时候是通过多边渠道进行的。例如，1990年以来中国已连续31次派政府代表出席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sup>[1]</sup>在这样的多边平台中，中国的建交国和未建交国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或行动协调，在对华涉台立场上存在相互影响或受第三方势力干扰的可能。例如，美国近年来多次利用其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的场合，公开诋毁中国，挑唆分化岛国同中国关系的企图昭然若揭。另外，中国和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之间还建立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及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农业部长会议、渔业合作发展论坛及应急物资储备库、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等一系列多边对话合作机制。<sup>[2]</sup>这些交流合作可以说是涵盖了太平洋岛国最迫切的发展和治理需求，对于每一个岛国特别是那些未与中国建交的岛国如何看待中国无疑会起到积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

## （二）在各自国家层面，太平洋岛国对华涉台政策取向主要取决于其执政当局的认知立场

大多数太平洋岛国政府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与中国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基础，同中国这样拥有庞大市场的经济体保持良好稳定的经贸关系，符合自身国家利益，也有助于实现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sup>[3]</sup>另一方面，台湾的少数“邦交国”当局仍将台湾地区视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臆想台湾当局在“全球事务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sup>[4]</sup>

[1]《中国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关系》，外交部网站，2023年10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142/zghgzz\\_683146](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142/zghgzz_683146)。

[2]《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24日，[http://www.mfa.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http://www.mfa.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

[3]《中国关于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30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674904/tytj674911/zcwj674915/202205/t2022053010694631.shtml>。

[4] Pacific Islands Forum, “Tuvalu PM Natano Statement to UNGA77,” September 23, 2022, <https://www.forumsec.org/2022/09/23/remarks-tuvalu-pm-natano-statement-to-unga77/>.

对这些国家而言，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易行为”，而这一畸形的关系又有助于其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获得更多收益。通过与台湾当局维持所谓“外交关系”，既可换取台湾“金援”，也可撬动大国提供援助。这些国家的执政势力和某些政客还可从台湾当局捞取诸如政治献金、“特别人文关照”等小集团和个人私利。另外，台湾当局长期的渗透影响使得部分太平洋岛国民众对台抱有一定“好感”，甚至认为台湾当局能为其带来文化、教育和生活等方面的好处。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台湾的“友邦”内部，主张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力量一直存在；其执政者对华涉台认知也不会一成不变，同样可能顺应时势发展，作出历史正确抉择。

（三）在台湾渗透影响方面，台湾当局刻意打造二战后历史、经济援助和“南岛民族文化”三重意象，企图塑造太平洋岛国对台湾地区的所谓“正向认知”

一是台湾当局企图通过与太平洋岛国的长期交往历史，维持其在太平洋岛国中的“正向认知”。冷战前期，美国将太平洋岛屿地区纳入了其在亚太地区构建的旨在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伴体系。同时，美国也看到台湾的所谓“地缘战略价值”，并于1954年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使得台湾当局得以与美国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及军事联系，这也为台湾当局对外交往提供了重要依托。<sup>[1]</sup>因此，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拓展与强化，为台湾当局与太平洋岛屿（岛国）间的互动提供了间接的促进，为其长期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渗透提供了较深的基础。台湾当局借助与美国的“联盟关系”，通过加强与美国地区盟友的联系，进而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sup>[2]</sup>从中美接触和建交直至冷战后，台湾当局继续利用与美国的“伙伴关系”，

---

[1] Lin Hsiao Ting, “U.S.-Taiwan Military Diplomacy Revisited: Chiang Kai-Shek, Baituan, and the 1954 Mutual Defense Pac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7, No. 5, 2013, pp.971-984.

[2] Joanne Wallis, “Anna Powles, Burden-sharing: the U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llianc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4, 2021, pp.1045-1065.

以及美国通过《自由联系条约》等安排在该地区维持的特殊存在，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岛屿）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台湾当局通过所谓“金援”以及投资、技术转移等措施，直接扩展了台湾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sup>[1]</sup>，并通过扩大教育交流、人员往来和举办文化节庆活动等方式，试图在人文层面构建和强化与太平洋岛国民众之间的“纽带”。如2006年9月，台湾当局与部分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签订的宣言中提到了原住民文化与“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以支持太平洋岛国“能力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为名，“深化海洋民主同盟，建立全方位伙伴关系”。<sup>[2]</sup>台湾当局还试图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塑造台湾的所谓“有效和有益的合作伙伴”形象。<sup>[3]</sup>

二是台湾当局试图通过“金元外交”在太平洋岛国中塑造其“正面形象”。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一个中国原则在联合国确立，台湾当局为阻止“外交崩盘”，采取了更有进攻性的“金元外交”策略。李登辉时期推行所谓“务实外交”，一方面加大对美国的公关力度，另一方面扩大对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等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小国的“金援”规模，试图以此巩固和拓展“邦交”关系，编造所谓“外交成绩”。<sup>[4]</sup>这一时期，“金元外交”达到了高潮，台湾的所谓“邦交国”数量一度增至近30个。<sup>[5]</sup>陈水扁时期则在“金元外交”的基本框架下执行“烽火外交”，试图通过增加援助对象和扩大援助规模，四处出击，保住台

---

[1] Chan, Gerald, "Taiwan As An Emerging Foreign Aid Donor: Develop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acific Affairs*, Vol.70, No.1, 1997, pp.37-56.

[2] 与会领导人所在国家分别为马绍尔群岛、帕劳、瑙鲁、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参见“帛琉（帕劳）宣言”，南岛民族论坛，2006年9月4日，<https://austronesianforum.org/zh-tw/big-plan/index.html>。

[3] Denghua Zhang, "China's Motives, Influence And Prospects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Views Of Chinese Schola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23, No.1, 2023, pp.33-59.

[4] 《民进党当局“金元外交”被曝光，国台办：谋“独”不择手段》，新华网，2022年6月29日，[http://www.news.cn/tw/2022-06/29/c\\_1128787666.htm](http://www.news.cn/tw/2022-06/29/c_1128787666.htm)。

[5] Chen Jie,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Taiwan: Pragmat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p.8-21.

湾的“国际生存空间”<sup>[1]</sup>，而太平洋岛国也是其收买的重点目标。事实上，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台湾当局在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某些岛国“投桃报李”，不时在国际场合替台湾当局出头，提案挺台进入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蔡英文时期的对“外”预算继续呈上涨之势，从2016年的224.6亿元新台币增至2022年的293亿元新台币。<sup>[2]</sup>但囿于经济和预算压力，台湾当局对“金援”资源分配进行了调整。由于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且蔡英文实施“新南向政策”的关注重点从太平洋岛国转向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台湾当局对太平洋岛国的“金援”总额明显降低，由2018年的1.19亿美元减少至2021年的884.03万美元。<sup>[3]</sup>同时，台湾当局也调整了“金援”方式，不仅提供资金援助，也开始了金融合作，涉及为中小企业和小业主提供信贷支持、资助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和青年就业培训计划等，并且试图通过所谓“多边”运作方式，巩固和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sup>[4]</sup>例如，台湾当局与美国共同参与管理马绍尔群岛信托基金，并通过“国际合作与发展基金会”与马绍尔群岛银行于2008年共同建立了规模为70万美元的微型企业信贷基金，旨在向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和个体商贩提供小额信贷服务<sup>[5]</sup>；通过资助“友邦”主办太平洋岛国论坛年度会议、设立200万美元的“台湾—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家特别医疗基金”等方式，

---

[1] Chen Jie,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Taiwan: Pragmat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p.8-21.

[2] 《算算台湾“金元外交”这笔糊涂账》，环球网，2022年2月8日，<https://taiwan.huanqiu.com/article/46jE4OtPesn>。

[3] Lowy Institute, “Pacific Aid Map,” <https://pacificaidmap.lowyinstitute.org/>。

[4] 参见 Maxandre Fortier, “Taiwan Facing the Loss of Diplomatic Allies,” Queen’s University, June 6, 2022, <https://ras-nsa.ca/wp-content/uploads/2022/06/Policy-Brief-19-Taiwan-Facing-the-Loss-of-Diplomatic-Allies.pdf>。

[5] USAID, “United States, Taiwan Collaborate to Boost COVID-19 Case Management in the Pacific Islands,” January 25, 2022, <https://www.usaid.gov/pacific-islands/press-releases/01-25-2022-united-states-taiwan-collaborate-boost-covid-19-case-management-in-the-pacific-islands>。

利用多边场合进行渗透影响。

三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利用南岛语族<sup>[1]</sup>和原住民文化等议题，虚构所谓“大洋洲国家”身份认同，积极推行所谓“南岛外交”。<sup>[2]</sup>其实质也是民进党当局推进“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的重要步骤。南岛语族问题本是纯粹的学术探讨，但“台独”势力通过预设“台湾先民是南岛语族”这一前提，歪曲利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对外叙事中，民进党当局刻意强调双方在语言、种族和文化的相似性，以期增强与太平洋岛国的“纽带”。在行动上，蔡英文当局恢复了马英九执政时期被搁置的“南岛民族论坛”<sup>[3]</sup>，改变单靠“金元外交”的策略，转向所谓“基于对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承诺”的新“外交”。<sup>[4]</sup>台湾当局为太平洋岛国举办太平洋艺术节提供资金支持，其收获是，尽管台湾地区不是太平洋文化理事会(Pacific Cultural Council)成员，但被允许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其活动。此外，台湾当局还发起“夏威夷

[1] 南岛语族，是指讲南岛语系的族群。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一种主要分布在海岛上的语系，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语系之一：东到智利的复活节岛，西至东非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北抵夏威夷和中国台湾，南达新西兰，使用人口超过3亿。关于南岛语族先民的源起，学术界从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起源地及扩散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将南岛语族先民的起源指向了中国东南沿海。参见《平潭：探南岛语族之源 寻千年文明之根》，福建省人民政府网站，2023年10月15日，[http://www.fj.gov.cn/zwgk/ztl/szygwzxsxgzx/sdjj/hyjj/202310/t20231015\\_6273310.htm](http://www.fj.gov.cn/zwgk/ztl/szygwzxsxgzx/sdjj/hyjj/202310/t20231015_6273310.htm)。

[2] 南岛民族中所谓的“南岛”(Austronesia)，是由希腊文字根“austro”(南方)与“nesia”(群岛)组合而成。“南岛外交”由台湾东华大学学者蔡志伟于2007年首次提出，原是将“南岛语”应用于外事活动，故称之为“南岛民族外交”。台湾当局出于“文化台独”政治目的，刻意打造所谓“语言的相似性意味着存在文化和种族联系”，实施所谓“南岛外交”。参见 Jessica Marinaccio,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anberra: ANU Press, 2021, pp.352-353; 《蔡英文南太行返台“过境”关岛，频换飞机被批奢华》，人民政协网，2017年11月5日，<https://www.rmzxb.com.cn/c/2017-11-05/1860086.shtml>。

[3] “南岛民族论坛”作为民进党当局与所谓南太“邦交国”文化合作机制的产物，发端于陈水扁当局于2006年9月12日与帕劳签署《帛琉(帕劳)宣言》。由于2008年至2016年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南岛民族论坛”被搁置。蔡英文于2016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又恢复了该活动，并于2018年8月1日在中国台北市举行会议。

[4] Joe Atkinson, *Australia And Taiwan: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uth Pacific*, Brill Publishers, 2013, pp.115-117.

计划”，资助太平洋岛国与台湾地区开展“文化寻根”主题的原住民—青年文化交流互访活动。<sup>[1]</sup>

## 二、太平洋岛国涉台认知的新特征

如何看待台湾，仍是决定太平洋岛国如何对待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参数。近年来，太平洋岛国更多地是从战略和务实的角度看待台湾地区的地位作用。其总体认知是，台湾地区对于促进太平洋岛国切身利益的重要性日益衰微。

首先，台湾地区在太平洋岛国贸易伙伴优先级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尽管台湾地区是东亚重要经济体之一，但与中国大陆相比，其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仍存在较大差距。据图表数据显示（见图1），除了帕劳之外，台湾地区已不再是有关太平洋岛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此外，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与太平洋岛国的贸易总额远超过台湾地区（见图2）。进一步分析，以太平洋岛国对台湾地区最高单一类别进口额的石油化工行业为例，中国大陆在该领域的企业数量约为56.6万家，而台湾地区则仅有3853家，这一对比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大陆在相关行业的优势。<sup>[2]</sup>相较于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凭借其规模效应，拥有更多可提供替代产品的竞争企业，其产业结构更为完善和多元化，使得其出口产品种类能够更加全面地满足太平洋岛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多元需求。此现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不仅体现了中国大陆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也反映了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战略优势。

---

[1] Grant Wyeth, “Taiwan and the Pacific: One Big, Happy Austronesian Family,” *The Diplomat*, January 9,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1/taiwan-and-the-pacific-one-big-happy-austronesian-family>.

[2]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油气与新能源产业发展报告(2021)/油气与新能源蓝皮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版，第146—1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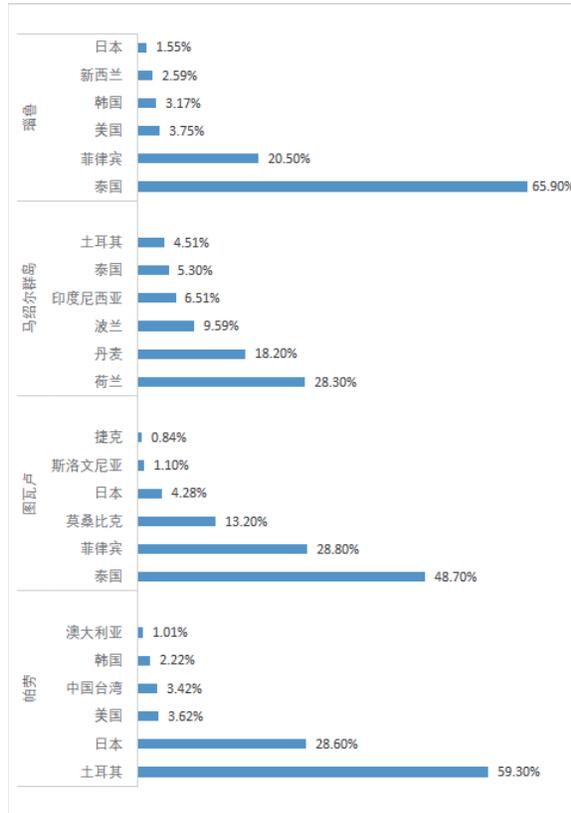


图1 2023年有关太平洋岛国主要贸易对象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经济部门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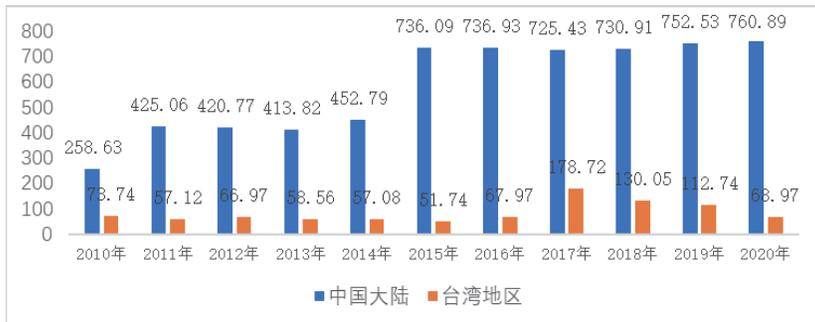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与太平洋岛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对比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2020年)统计年鉴，<https://www.stats.gov.cn/sj/ndsj/>。

其次，台湾地区作为太平洋岛国境外旅游客源地价值正逐年下滑。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旅游服务业繁荣的关键因素。从区域经济地理的视角来看，相较于太平洋岛国，亚洲和美洲地区才是台湾的主要出口和投资市场，也是其境外旅游的主要目的地（见表1）。除帕劳之外，前往太平洋其他岛国的台湾地区游客数量相对较少（见表2）。此趋势不仅揭示了台湾地区在国际旅游市场地位正在下降，而且也预示了与太平洋岛国的旅游合作空间逐渐萎缩。

表1 2017-2021年台湾地区出境旅游目的地及游客数据统计表

单位：人次

时间	亚洲	美洲	欧洲	大洋洲	非洲	其他地区	总计
2017年	14253762	697361	496529	184317	16740	5870	15654579
2018年	15152547	710039	537777	224274	16649	3398	16644684
2019年	15757473	676520	363583	228135	27	75597	17101335
2020年	2038522	175736	59773	52488	23	9022	2335564
2021年	232736	114339	7139	4833	65	865	359977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旅游部门网站。

表2 台湾地区在大洋洲地区游客人数统计

单元：人次

时间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帕劳	其他国家和地区	总计
2017年	165938	6846	9884	1649	184317
2018年	190163	20901	11524	1686	224274
2019年	180048	32457	15511	119	228135
2020年	40124	9668	2628	68	52488
2021年	1629	495	2621	88	4833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旅游部门网站。

再次，台湾当局推行的所谓“南岛外交”效果不彰。台湾当局将“南岛外交”视为建构其“大洋洲国家身份”和拉紧与太平洋岛国联系的“文化台独”工具，但相关太平洋岛国并不认同台湾原住民等同于“南岛人”的叙事，也普遍不接受台湾当局关于“南岛外交”和文化身份的单方面解释，马绍尔群岛、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帕劳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政府均否认与台湾地区存在历史文化联系。<sup>[1]</sup>因此，所谓“南岛”叙事并未得到太平洋岛国的积极响应。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台湾地区在关乎太平洋岛国核心利益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愈发显得无足轻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太平洋岛国的核心利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和持续干旱导致的粮食安全危机，已经成为严重威胁这些岛国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关键因素。<sup>[2]</sup>从法理上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原则上只接受拥有主权的国家作为其成员，台湾当局根本无权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议程。即使在民间层面，台湾也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吹嘘的相关技术、经验、设施等资源。另外，台湾虽以地区身份加入了相关国际组织，但这些组织偏重于经济合作事务，鲜少关注太平洋岛国极为关切的气候治理议题。因此，台湾地区与太平洋岛国在关键利益和行动上存在明显脱节。相反，中国大陆则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更是最积极的角色之一，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来源方，对太平洋岛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增强区域稳定性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为此，太平洋岛国迫切需要得到中方的支持与深度参与。<sup>[3]</sup>从近年实践看，太平洋岛国是中方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重点之一。在双边合作领域，中方已与汤加、萨摩亚、斐济、基里巴斯等多

---

[1] Graeme Smith, Terence Wesley-Smith,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anberra: ANU Press, 2021. pp.87-93.

[2] Pacific Islands Forum, “Pacific Islands Forum Statement: Blue Pacific’s Call for Urgent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May 15, 2019, <https://www.forumsec.org/2019/05/15/pacific-islands-forum-statement-blue-pacifics-call-for-urgent-global-climate-change-action>.

[3]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acific Islands Forum: Leaders Want to Focus on Climate Change, Not Geopolitics,” July 7, 2022,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2/07/pacific-islands-forum-leaders-want-focus-climate-change-not-geopolitics>.

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援助的项目文件，并且举办了多期面向太平洋岛国能力建设的培训班，为这些国家培训了大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sup>[1]</sup>作为多边合作成果，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也于2022年4月正式启动。<sup>[2]</sup>中方通过拓展合作领域，创新设计合作项目，持续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切实帮助太平洋岛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加强与太平洋岛国沟通交流，进一步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sup>[3]</sup>这种收益，太平洋岛国是不可能从台湾获得的。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企图影响相关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认知立场的力度也在加大。一是直接干预。2019年所罗门群岛等国推进同中国建交过程中，美国政府官员公然“要求”这些国家政府“不要迫于中国压力和中国建交”<sup>[4]</sup>；2021年3月帕劳总统窜台时，美国驻帕劳大使甚至一道随行，以示对台帕“关系”的支持。<sup>[5]</sup>二是间接影响。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以台制华”并架空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愈发露骨，不仅持续加强与台湾当局的政治、军事勾连，而且不断通过官方宣示和立法挺台、重要政客窜台等方式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2020年3月，“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生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实际措施帮助台湾当局巩固所谓的“邦交关系”；202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公然宣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

[1] 《2023年12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3年12月20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312/t20231220\\_11208066.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312/t20231220_11208066.shtml)。

[2] 《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启动仪式顺利举办》，生态环境部网站，2022年4月28日，[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204/t20220428\\_976550.shtml](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204/t20220428_976550.shtml)。

[3] 《中国尽己所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新闻网，2022年10月27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2/10-27/9881139.shtml>。

[4] 参见《2019年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外交部网站，2019年9月12日，[https://www.mfa.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1909/t20190912\\_5418021.shtml](https://www.mfa.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1909/t20190912_5418021.shtml)。

[5] Eleanor Albert, “US Ambassador Makes First Visit to Taiwan in More Than 40 Years,” *The Diplomat*, April 1,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4/us-ambassador-makes-first-visit-to-taiwan-in-more-than-40-years/>.

系统”<sup>[1]</sup>；2022年8月，美国会众议院时任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窜台，叫嚣要帮助台湾当局摆脱“孤立”<sup>[2]</sup>；2023年7月，美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企图歪曲和否定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美国的相关立法和言行性质都极其恶劣，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给美国认为能够影响的对象做“示范”，包括相关太平洋岛国在内。

### 三、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政策趋向

总的看，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政策选择，既要考虑从外部获取资源促进自身利益的需要，也要考虑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大国博弈的现实。

(一) 从外部看，两岸实力对比的悬殊差距、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共识和严肃性以及两岸统一的必然趋势，增强了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态度更趋明智的牵引力

一是两岸实力差距愈发悬殊，台湾地区“金援”战术难以为继。中国大陆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已从1992年仅是台湾地区的2倍增至2023年的23倍左右，而且未来中国大陆GDP年增长率仍将远高于台湾地区。就两岸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情况来看，反差也非常明显。2011年至2016年间，中国大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了总计10.5亿美元的援助，几乎是台湾当局“金援”总额的4倍<sup>[3]</sup>，这之后的差距只会越来越悬殊。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援助对太平洋岛国发展的综合、长远助力十分明显。

---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state.gov/supporting-taiwans-participation-in-the-un-system/>.

[2] Speaker’s Press Office, “Transcript of Pelosi Remarks at Press Event Following Bilateral Meeting,” August 3, 2022, <https://pelosi.house.gov/news/press-releases/transcript-of-pelosi-remarks-at-press-event-following-bilateral-meeting-with>.

[3] 参见 Deng hua Zhang, “Comparing China’s and Taiwan’s Aid to the Pacific,”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anuary 201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208320\\_Comparing\\_China’s\\_andTaiwan’s\\_Aid\\_to\\_the\\_Pacific](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9208320_Comparing_China’s_andTaiwan’s_Aid_to_the_Pacific).

中方的援助重点放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重资产”项目上<sup>[1]</sup>，这些项目旨在直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帮助提升太平洋岛国极为关切的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的关键能力上。中方的援助项目通常包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姆二期水电站建设项目。此外，中方还提供奖学金、医疗援助和自然灾害时的捐助等。这些都有助于受援国经济民生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中方也强调援助的互利互惠性，将其视为南南合作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中方的相关援助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相比之下，台湾当局则主要依赖于短期物资支援和技术援助，虽然可满足即时需求，但在推动受援国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助益甚微。台湾当局的援助重点包括农业和卫生领域的技术支持、“政府”奖学金和规模较小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种以“轻资产”为主的援助模式，难以根本改善受援国发展状况或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更何况这些援助背后的政治算计已是“司马昭之心”。因此，台湾当局对太平洋岛国的“金援”战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随着台湾经济不景气造成的财政压力以及岛内民众的反对声越来越大，相关“金援”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sup>[2]</sup>这一原则已为联合国所确认，并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各国在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实际上是在重申对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及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的国际共识，这不仅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精神，也遵循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一个中国原则被广泛认可也反映了国家间在维护区域与全球稳定中的共同利益，说明在处理涉及一个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时，国际社会普遍采取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务实态度。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有助于维护国际秩序。反观台湾地区，自蔡英文 2016 年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对内不断操弄统“独”议题，挑动族群矛盾，致使岛内政治、经济、社会乱象丛生；对外大搞“凯子军购”“金元

[1] Lowy Institute, “Pacific Aid Map,” <https://pacificaidmap.lowyinstitute.org/>.

[2] 《台湾地区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2022 年 8 月 10 日，[http://www.gwytb.gov.cn/zt/zyysz/baipishu/202208/t20220810\\_12459866.htm](http://www.gwytb.gov.cn/zt/zyysz/baipishu/202208/t20220810_12459866.htm)。

外交”，掏空了经济，导致民众怨声载道；特别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顽固走渐进式“台独”路线，动摇了两岸关系的基础，更是对台海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严峻威胁。赖清德虽然赢得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但民进党支持率持续走低。<sup>[1]</sup>赖清德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上台后在推进“台独”方面很可能会比蔡英文走得更远。这越来越引起两岸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如果执意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既会失去未来，也意味着是纵容支持“台独”，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失去中国大陆的支持，对于正在实施“蓝色太平洋”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的太平洋岛国而言，将失去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投资来源。<sup>[2]</sup>对于这些，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也是看得清的。

三是中方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不可能妥协退让。中方在不同外交场合不断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与台湾当局发展官方关系，反对台湾地区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并针对有关国家和势力严重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采取了严厉的反制措施；致力于推进军队现代化，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提供坚实保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军针对“台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多次在台岛周边进行夺岛登陆演习，实施海空战备警巡，以彰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四是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中国推进统一大业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如磐石，任何势力都无法割断两岸之间的血脉亲情，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一历史必然趋势已经被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清。而霸权国家和反华势力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日益感到焦虑和惶恐。

---

[1] 参见《赖清德胜选，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三党不过半》，中时新闻网，2024年1月1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240114000333-260118?chdtv>。

[2] 参见Joshua Mcdonald, “Pacific Islands Fear Fallout As US And China Jostle For Geopolitical Influence In Reg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4, 2021,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138486/pac.ific-islands-fear-fallout-us-and-china-jostle-geopolitical?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38486](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138486/pac-ific-islands-fear-fallout-us-and-china-jostle-geopolitical?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caMpaigN=3138486)。

(二)从内部看,随着南太平洋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太平洋岛国对华涉台认知趋向积极务实的内在驱动力也在增强

首先,太平洋岛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2022年7月举行的第5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通过的《蓝色太平洋大陆2050年战略》(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对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要求。该战略重点规划的“政治领导与地区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和平与安全”“资源与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与灾害”“海洋与环境”“技术与互联互通”等七个方面,关键在于建立完善可靠的基础设施作为硬件支撑。这不仅需要获得气候融资,以加快扩建防波堤、人工岛等防灾减灾工程从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次生灾害,而且亟待建立具有经济性和安全性的运输体系和完备的通讯网络、清洁能源、饮用水等民生基础设施。<sup>[1]</sup>中国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之一,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sup>[2]</sup>,而“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太平洋岛国对外施策的主体性和施动性也显著提升。太平洋岛国在应对历史遗留核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积极发挥施动性,增强自动权。例如,马绍尔群岛因美国拒绝就核试验赔偿达成一致,要求重审将于2023年到期的《自由联系条约》。尽管该协议于2023年续签,但此前由于美国不愿继续承担核试验影响当地居民健康状况的赔偿责任,双方仍存在利益分歧。在中美关系重构的背景下,马绍尔群岛一旦选择同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和安全合作,无疑将提升该国在此问题上的议价能力。<sup>[3]</sup>在外交安全领域,斐济、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岛国与中国相继

[1] Pacific Islands Forum, “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 <https://www.forumsec.org/2050/>.

[2] 《中国基里巴斯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网,2020年1月6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1/06/content\\_5467038.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01/06/content_5467038.htm)。

[3] 参见 Michael Martina, “Biden Envoy To Visit Marshall Islands As U.S. Concerns Grow About China’s Pacific Push,” Reuters, June 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iden-envoy-visit-marshall-islands-us-concerns-grow-about-chinas-pacific-push-2022-06-08/>。

开展警察培训和联合执法等警务合作。出于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战略焦虑，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相继派出高规格代表团访问太平洋岛国，同时增加援助资金总额并许以投资承诺<sup>[1]</sup>，这实际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太平洋岛国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动地位。在国际合作领域，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太平洋岛国认识到依赖西方发达国家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不愿因“选边站队”而错失发展机遇。

**（三）在中国贡献、中国方案价值日益凸显和大国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对华涉台政策取向及相关关系发展将呈现出总体更加积极、局部仍显复杂的态势**

一方面，太平洋岛国同中国大陆建立和发展良好关系是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金元外交”的边际效益濒临枯竭，丧失在太平洋岛国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趋势不可逆转。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态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扭转决策者态度的关键在于接受到的信息量和意象的持续性和客观性。<sup>[2]</sup>看到近些年来两岸综合实力对比的根本逆转，中国大陆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显著提升，中方在生态多样性保护和全球气候气候治理等涉及太平洋岛国核心利益的领域正积极发挥全球领导力，坚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为包括所有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小岛国联盟的合理诉求仗义执言，以及中方自改革开放以来聚积起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使其能够与美国在贸易和科技等领域展开竞争<sup>[3]</sup>，特别是感受到同中方务实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本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深刻认识到与中国大陆发展关系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把握“一带一路”等

[1]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Senior Administration Travel to Hawaii, Fiji, Papua New Guinea, and Solomon Islands,” April 2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22/readout-of-senior-administration-travel-to-hawaii-fiji-papua-new-guinea-and-solomon-islands/>.

[2]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 年版，第 336—341 页。

[3] 张文宗：《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载《和平与发展》2019 年第 3 期，第 3—4 页。

中国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带来的发展机遇，将有助于极大地提升太平洋岛国的经济韧性，改善民众生活质量。<sup>[1]</sup>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太平洋岛国不愿因处理台湾问题不慎而错失搭中国大陆发展“顺风车”的机遇，因而将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台湾当局的所谓“国际生存空间”。

这一趋势已在2016年以来包括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瑙鲁等太平洋岛国在内的10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纷纷与台湾当局“断交”的大潮中得到了反复印证。2024年1月15日瑙鲁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得到瑙鲁内阁和议会的全票通过。<sup>[2]</sup>这既折射出太平洋岛国对一个中国原则普遍认同的趋势，也体现了它们对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积极响应，同时反映出台湾当局的所谓“金元外交”既无足轻重，也愈发不得人心。中方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力促进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在发展权、生存权等问题上坚定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和全球文明三大倡议，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建立在正确义利观基础上的主张各国互利共赢和国际公平公正的外交理念，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尤其是赢得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从而大大压缩了台湾当局以“金元外交”手段谋求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挪腾余地。

另一方面，某些太平洋岛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尚难摆脱美国因素的影响。从现实情况看，某些太平洋岛国在经济和安全上过于依赖美西方，尚缺乏议程设置的能力，在相关政策立场上可能会被迫受制于美西方。在实力逻辑上，太平洋岛国处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和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

---

[1] 参见 Ashley Westerman, “Some Pacific Island Nations Are Turning to China. Climate Change Is A Factor,” NPR, November 23, 2019, <https://www.npr.org/2019/11/23/775986892/some-pacific-island-nations-are-turning-to-china-climate-change-is-a-factor>。

[2] 《2024年1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4年1月16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401/t20240116\\_11225099.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401/t20240116_11225099.shtml)。

的“包围”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一度下降，但近年来在强化对华遏制背景下，受“战略拒止”思想驱使，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增加了对太平洋岛国的资源投入，专门推出了“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并誓言“履行历史承诺并加强美国与整个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持久关系”，行动上包括增加经济援助、新设外交机构、强化防务和海警执法合作等。美国积极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五眼联盟”等小多边安全机制，并联合澳大利亚等盟友不断对一些同中国开展安全合作的岛国施压使绊，以求塑造太平洋岛国的对华政策取向。美国还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在“第一岛链”外围堵中国的“棋子”，在多域战、分布式作战等美军作战概念中，太平洋岛国的分量日趋加重。<sup>[1]</sup>在法理上，截至2023年10月16日，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都与美国正式签署了《自由联系条约》延期协议。<sup>[2]</sup>美国计划在未来20年内，向这3个“自由联系国”提供总计7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sup>[3]</sup>续签条约的主要条款仍是这些岛国继续承认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特殊地位，将它们的防卫权交由美国掌控。<sup>[4]</sup>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设有弹道导弹试验场，

[1] 《专家：美国正在把南太平洋过度战略化》，新华网，2022年3月29日，[http://www.news.cn/mil/2022-03/29/c\\_1211625411.htm](http://www.news.cn/mil/2022-03/29/c_1211625411.htm)。

[2] 帕劳（2023年5月22日）、密克罗尼西亚（2023年5月23日）、马绍尔群岛（2023年10月16日）与美国国务院正式签署为期20年的《自由联系条约》延期协议。参见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Cost Breakdown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Proposed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Amendment Act of 2023 as Provided in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 an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ctober 25, 2023, [https://naturalresources.house.gov/uploadedfiles/proposal\\_breakdown.pdf](https://naturalresources.house.gov/uploadedfiles/proposal_breakdown.pdf);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Transmits Compacts of Free Association-Related Agreements to U.S. Congress,” December 5,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2/05/president-biden-transmits-compacts-of-free-association-related-agreements-to-u-s-congress/>。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Sign Three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Related Agreement,” October 17, 2023, <https://www.state.gov/the-united-states-and-the-republic-of-the-marshall-islands-sign-three-compact-of-free-association-related-agreement/>。

[4]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Compacts of Free Association,” <https://www.doi.gov/oia/compacts-of-free-association>。

这是美国进行导弹防御和太空研究项目的重要设施；帕劳距菲律宾十分近便，是支撑美国在非军事基地的重要支点，美军在该国已开始重新修整可供大型运输机起降的机场，并建设用以支持远程预警雷达的基础设施等；美国也已宣布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设军事基地；美国还有意将这3国当作关岛基地群的有效“备胎”和美军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sup>[1]</sup>可以预见，美国对马绍尔群岛、帕劳等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岛国势必会“严防死守”，将更加严密地“瞰制”它们在对华涉台方面的举动。同时，也不排除美国采取增设外交机构、增加经济和安全援助等举措，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加大对已同中国建交的岛国渗透影响的可能。因此，随着美国加大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投入，如能诱使某些太平洋岛国在经济和安全上进一步依赖美国，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这些岛国的自主性，迫使它们在对华涉台政策立场上同美国保持一定的协调，从而会增加中国与一些岛国发展关系进程中的复杂性。

## 结语

与少数太平洋岛国维持所谓的“邦交关系”被台湾当局视为重要的“国际生存空间”。由于近几年相关国家接连接下了与台“断交”的加速键，台湾当局为维护其所谓“政权合法性”，继续推进“台独”路线，未来不会放弃对有关太平洋岛国的关注和资源投入。

身份和利益取决于话语形成，即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和物质力量。<sup>[2]</sup>总的看，即便台湾当局继续企图通过主观建构民族与文化联系、经济援助等手段换取太平洋岛国的支持，构建太平洋岛国对台“正向认知”；即便美国试图迟滞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尖端科技领域的发展进程，阻遏中国大陆快

---

[1] 参见《捆绑太平洋三国，美限制中国进西太？》，新华网，2023年10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3-10/19/c\\_1212290787.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3-10/19/c_1212290787.htm)。

[2]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速提升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并帮助台湾当局扩展“国际生存空间”，但随着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民生需求的增加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太平洋岛国对外施策的主体性和施动性将不断增强，对中国贡献的认识将更加深刻，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也将更加明智和务实。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地区已不再是太平洋岛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且在气候变化等涉及太平洋岛国重大关切的议题上长期缺位，其影响将更加衰微。鉴于中国大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日益提升，以及两岸综合实力的根本性转变，台湾当局的“金元外交”边际效益已日渐枯竭。由此可见，台湾当局丧失在太平洋岛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已不可逆转。作为国际关系非对称格局中实力较弱的一方，尊重作为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在中美关系重构进程中“选边站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符合太平洋岛国的根本利益，这将是太平洋岛国未来对一个中国原则和发展对华关系的总体政策趋向。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充分理解太平洋岛国在多重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政策趋向的内因与外因、偶然性与必然性联系，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精准对接发展战略，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和全球文明三大倡议，持续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感召力，与所有太平洋岛国实现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愿同太平洋岛国一道，坚定共迎挑战的信心，凝聚共谋发展的共识，汇聚共创未来的合力，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sup>[1]</sup>

【收稿日期：2023-12-01】

【修回日期：2024-02-20】

（责任编辑：王霄巍）

---

[1] 《习近平向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新华网，2022年5月30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30/c\\_1128696333.htm](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5/30/c_1128696333.htm)。